類書纂要

類書纂要卷之十一

武林欠辰黃太史鑒定

無錫周　魯南林
同邑侯　杲仙蓓

布政司

藩屏　藩鎮　外鎮　垣翰　屏翰　雄藩　重鎮　鉅扑　紫薇省（行省中書）○布政　方伯　岳伯　岳牧　藩侯　藩岳　帥長　節度　四岳　連率　伯長　左轄　右轄

析圭　擁節　分陝　龍節　玉節　牙幢　鈇鉞

雙旌　六纛　銀印　青綬　藩垣　旬宣（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行部 漢何武傳 清儉 楊秉計日受俸不入私門家至貧實併日而食 淉不法 貪邊舉奏 二千石以

天下何以縱不法帝命以法賑飢 以皇甫君奏請一年 振男女出迎輿

知豫州刺史為法無以賑飢百姓歌之

王濟字偉遠 鄭弘為淮陰令 賑飢 以無術

即重臨荊州男女萬餘出境迎 賜車蓋彰德 黃霸為揚州

績宣帝詔賜車蓋 特 刺史治有異

高一丈帝以彰有德 年少方伯 二十中興為方伯州刺史將年

少府以公左右公 政 范史有如 方伯朱州刺史將年

分陝 召公右公 ○ 政參 大參 參知 一筆勾 參范文正公為

者一筆勾次更易當公日知一 ○ 參政視不才

監司一以筆易當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 ○ 謀參 參憲 參謀

家哭矣 公曰 參政 議參

參戎 少參 佐戎之任 佐戎集之枝 常戎之任韓 厥 介 偶之重 將晏公 壯後 聚

惠文之冠委以重 草檄 愈頭風 陳琳草檄 魏 結廬 浣花里 杜甫

謨謀介偶之委以重 讀陳琳草檄愈頭風

為嚴武參謀放恣嘗醉登武牀瞪目視武曰嚴挺之有此

兒武不為忤結廬浣花里杜甫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按察司

廉使 雄臬 外臺 總憲 觀察 天牧 臬事 廉察使

憲臺 廉鎮 憲長 赤幢曲蓋 晉向雄假赤幢曲蓋鼓吹 衣繡書行 張既字德容雍州刺史太祖曰君還本州可謂衣繡書行 得人一路安 紹興十七年上曰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令天下無事恤民爲先得其人則一路安不可不擇也時有叛民琢至降伏 使指 司馬相如傳云宣其使指 曲蓋朱旗 段熲有功徵還京師曲蓋朱旗殷天蔽日 皎然清白 徐邈清能淡後高驥清疏五州皆以清能若稱當時號良刺史 羊皮布被 李构清約率下勝常以臥布被 分路揚鑣 隋文帝民間病爲誠欲備聞詔使人所在賑恤分路揚鑣將徧四海爲朕耳目 行部去務帷 郭賀字喬卿顯宗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形貌以彰有德 賢求 山濤 手書一

紙 晉陽秋劉弘每有興廢手書丁寧款曲莫不感悅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千十部從事

喬元開廩 晉喬元字公祖守州年飢元開倉給廩訖乃上聞天子嘉之

○經畧

龍圖老子 范文正公仲淹帥邠延涇慶四郡築青澗城堅營田以據要害夷夏聳服稱曰龍圖老子衆賀曰有龍圖為長城吾屬何憂

檄責交趾 余靖字安道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召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公至移檄交趾召其臣貴嘉祐誚責之嘉祐惶恐願取首惡以獻即械送五人斬之為餘十年恩信被異域及北歸不載南物

移文諭□ 唐質肅公介為河東經畧至則移文論以利害嚴以待之遂不敢動

買馬究利 張敬夫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朝廷買馬橫山歲久英貢公疏究利病諸蠻感悅

元昊欽畏 鄭戩字天休為陝西經畧巡邊至鎮元昊方擁兵近塞曰我已遣使稱臣朝廷何復用此公

內清外服 張南軒經畧廣南西路簡閱州兵日習月按弭盜睦鄰立恩信謹關防幕府無南鄉之患

濟明仁恕 唐戴叔倫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畧德宗嘗

賦中和節詩遣使者能鎮綏八州唐元結自論蠻豪綏定州民樂其敎立石頌德人平嶺表唐王維字宏肱平嶺表夷獠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冦懷順化唐張公師為安南經略使去之則夷獠稱亂使至則詭懷順化外蕃貢珍唐徐申字維降為邕管經略使黃洞納質供賦不敢侵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計度為上考唐百官志置經略使以計度為上考集事為中考修造為下考管十三州唐梁公房管嶺外十三州撫節賊時公私有餘一韓一范范仲淹韓琦蠻酋受約束李浩字德遠為廣南西路帥蠻酋恃險凶橫分遣單使諭以禍福即日叩頭謝過律巳嚴歸裝無南物民飢通商輸粟劉歲子羽字彥修弛禁通商輸粟而河池金州二鎮乃安祖于瓊林咸平四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充經略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帝以邊將玩寇朔方糧道艱阻故命齊賢周瑩祖于瓊林苑

○轉運賜緋衣袋帶侯陟改淮南轉運使賜緋衣袋帶鑿瀆通漕韋堅運江淮租賦所

在置吏督察以佐國廪歲終增鉅萬元宗擢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初滻水御苑左有望春臺堅于下鑿爲潭以通漕帝升樓曰關浦之聞尤資殷賸比來轉輸未兗鄭來故置此灞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

便宜從事

范旻爲淮南轉運使大祖謂日鄉家素貧凡所貢莊償用官錢丞以便宜從事不必一一中覆也舜歲運米萬餘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

望風而肅

何判爲河北都轉運使郡縣官吏望風而肅翁爲太原帥梁適病不知退及內官蘇安靜恬寵不法王素爲淮南都運所布耳目甚廣人人若素坐視其家莫敢爲非

供調百萬億

李士衡爲湖北轉運使真宗幸澶州東封西祀供調百萬億士衡有力焉

衣繡持斧

天漢元年遺暴勝之等衣繡持斧分部逐捕

好古文

孫何好古文爲轉運使尚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減者紙本釘于綰中何至則讀其碑辦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往往至暮

置蛇虎澤林

韓魏公夫人之弟崔公儒性亮庭穉公執敗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吾陶鎔之池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害

人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今公乃置之于通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宰相之言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轉運使見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曰真宰相之言也

賜練鵲袍

江北河東陝西三路轉運使賜方勝練鵲袍從劉銑之請也

三虎

慶曆初王州遷轉運使楊紘為判官王緯在京東大循嚴肅官吏怨之指為三虎

○安撫

大旆高牙

楊億代表大旆高牙任雄飾制飭節

觀省風俗

咸平三年以王欽若為西川安撫使袁及甫副之梁顥為陝西安撫使李易直副之所至錄問繫囚真宗復諭欽若曰觀省風俗尤艱其人數曰恩之無易卿等各宜宣布德澤使知朕勤恤之意

強至之文

熙寧三年韓琦為大名安撫奏乞不散青苗上閱奏曰此必強至之文也

襲衣金帶

張齊賢充安撫經略使賜襲衣金帶白金有差命中使祖于瓊林苑

活飢民

許龍圖份知鄧州兼荊南安撫使政尚寬厚在鎮四年一路歉空者八十縣鄰路飢荒詔公賑濟全活二萬六千九百有奇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比之召父杜母

立祠表之
薦名將
王文忠公堯臣爲陜西安撫元昊存將可用者二十餘人
諭木斗以威德
熊本神宗朝安撫夔路營佛垻破賊黨與焚蕩聚落諭木斗以威德氣索以泰州地歸建南平
錄功狀不以私
劉忠肅公珙巨寇李金亂以公爲州湖南路安撫使賊徒執金除既乃錄諸將功狀一無所私告賜璽書
褒美
士服威愛
唐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禦突厥務挺善綏士服其威愛突厥不敢盜邊
請赦脅從
狄仁傑字懷英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于賊公願典河北一切不問詔可
方州大臣
韓文
苦元侍御畫
五都伯長
韓文贈張童子序
畫像立祠
韓魏公所屈諸大鎮皆有遺愛故畫像立祠比狄梁公戎狄尤畏其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
百姓繪像
張忠定公詠外和內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姓皆繪像以事
修戰陣之法
劉忠肅公珙
令如
風雲
柳公綽
○
僉事
僉憲
議獄必傳經典
彭汝礪字器資務大體不事苛細而

于議獄必傳經典故在京西多所全派 ○提學 臬憲 文宗 文衡 衡鑒

鹽運司

鹺司 都運 鹽筴富國管仲爲齊桓公治鹽筴遂致富國

外郡

外臺 典城 專城 劇郡 黃堂吳郡太守堂春申君子假君殿也因數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堂 ○太守 諸侯 刺史 太尹 符守 侯伯 專郡 列岳 使君 朱幡 虎符 紆紱 彤幨 犀印

隼旟 熊軾 朱旗 曲蓋 雙旌 五馬 剖竹

分符 符守 珪符 竹符 二千石 名郡之主 衛

鞭示辱漢劉寬　夢掛絲張亮　水晶燈籠宋張中廟　願得耿君耿純　四龍
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子亮叔訓秀　鬱林石陸績　一州之表千里之師劉毅　華陽
千里第五倫　屢紆邦紱謝玄暉　仗鉞作藩李紳　銅虎符竹使符銅虎
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漢文帝為之　師帥董仲舒策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鈴閣置鈴閣上以備不虞
一麾晉山濤舉阮咸爲吏部郎武帝不用左遷太守故顏延之詩云五荐不入朝一麾乃出守　一家萬
石石奮與子建慶等父子五人俱二千石蔣號萬石君　玉麟符樊子蓋守東都隋帝爲別造玉麟符　召
父杜母召信臣字翁卿杜詩字君公俱爲南陽大守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葦杖郡王卿南陽革
杖未足比其仁　皮鞭崔伯兼爲北地太守改鞭用皮示恥而已　五袴廉范守蜀除火禁民歌曰廉叔度來

何暮不禁火民安
者昔無襦今五袴
麥兩岐
張堪為漁陽太守擊□開稻
以千萬頃民歌曰桑無附枝麥
秀兩岐張君為
政樂不可支
禾同穎
梁柳渾字文暢為
吳興守嘉禾同穎
虎渡江
宋均為
九江大
守多虎暴均出檻
穽虎東渡江而去
反風滅火
後漢劉昆守江陵反風滅
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
設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州
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坐嘯
成瑨為南陽守任
功曹岑晊人語曰
南陽太守岑公孝
弘農成瑨但坐嘯
去思
何武賢人所居無赫
赫之名去後常見思
試蕭
宣帝察
蕭望之
經明持重材任宰相欲詳
試其政事徙以為左馮翊
借寇
後漢寇恂為潁川太守召
為執金吾光武幸潁川百
姓遮道願復借寇
君一年乃留鎮之
鵲群擁車
李元紘治滿代去吏民
遮留烏鵲亦群飛擁車
攀轅
卧轍
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召
百姓攀轅臥轍不許去
截鐙留轡
唐姚元崇牧荊州
受代日民擁馬首
巷道不使去素馬
糧覽民背歲留之
一錢
劉寵為會稽太守內召父老將
百錢以送寵選一大錢受之
大

馮君小馮君　馮立徙上郡太守治行與馮野王相似故民以此歌之

棠棣碑　唐賈敦頤爲洛州守百姓立碑及弟敦實爲長史後刻石于兄碑之側故云

河東股肱　季布爲河東守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畫鹿　鄭弘爲淮陰太守行春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弘之轂而行主簿黃國賀曰聞三公車轓畫鹿公當爲相

草木知名　唐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曰朕以江淮草木知卿威名

一琴一鶴　趙抃任成都携一琴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琴鶴止一蒼頭執事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時人稱此

獨立使君　裴俠守河北入朝周太祖命俠立曰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與之共立衆無與並

受魚垂庭　晉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常獻魚續受而垂之于庭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卹物人以此稱之

薤本　龐參守漢陽郡人任棠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前自抱兒伏戶下參曰水欲吾清也薤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

賣刀買犢　宣帝時渤海盜起龔遂單車獨行至府盜隨散

令郎將解散乃開廩假貧民民有蠶四熟尹思政爲青州
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守時蠶回熱熟
陟使寔日是非魏郡歌岑君岑熙爲魏郡守視事二年人
善政致祥乎歌日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
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夢刀王濬爲廣漢太守夜夢三刀又
犬不驚含哺鼓腹益一刀李毅日三刀爲州字又
益一刀其雨隨車百里嵩爲徐州守旱嵩吏稱神明黃霸
益州乎行步所至雨輒隨車守潁
川嘗有所伺察擇遣行吏出道傍烏攫二邦爭守杜衍
其所食之肉後歸以此勞之吏稱神明乾州安
撫使察其行以公權鳳翔二邦民車朱兩轓景帝
爭于界上皆稱我公也汝何有焉詔
後漢楊震守涿郡或勸開產業震日使世清徹底朱世良
稱清白吏子孫以此遺後人不亦厚乎爲清河
守有老人日公非清見越石宋處恩守晉安海邊有越王
權政善清亦徹底石嘗隱雲霧相傳清太守乃
得見往觀之清爲十郡最魏顥裴宇文林治有千里眼後
徼撫所隱蔽爲九州十郡之最魏

王逸爲光州守廣設耳目時人謂有千里眼

囹圄空虛 顏斐盜賊屛息囹圄空虛

市無二價 後漢宋登字叔陽爲潁川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入拜三公 第五倫虞植鮑昱爰延皆郡守拜三公

高第入爲宰相 古郡守縣令皆選賢德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

二天 蘇章爲冀州刺史故人太守號巳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日今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文者公法也

富貴歸故鄉 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人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移病民息訟 韓延壽守東郡民兄弟訟田延壽傷之日備位爲郡表率令民有骨肉相訟是日移病不聽事乃遜不敢復爭

和易人不忍欺 丑況知成都治尚和易以德化人人不忍欺

施惠風雪問 余從龜守江州冬大雪江風暴作公冒雪往江亭親加撫存人與錢三千米五斗州丐給以布儒丐者給以楮余病者增創安養院以贍之

歲飢寬鹽禁 張詠知杭州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數百人咸寬其罰

不催科而税辦

趙槩知青州稅賦未入中限抜縣不得催科是歲夏稅先二月辦

民思如慈親 范成大想明州過闕上曰蜀民思卿如慈親故付卿以海道

無傷補闕柳 辛仲甫知彭州課民種柳以蔭行路人目爲補闕柳至李順之亂猶令無傷此柳

獄常空 陳文簡公知開封火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

祈雨賜輒應 許份知澄州一本于誠信出禱雨賜錫必易盞一日淪河漲水幾月城份登陴焚香移文木神河一久復故道及知蔡州所雨賜響應不異在南陽時嘗禱雪未獲憂甚夜夢使者告雪至達旦果然

鬼揶揄 羅友家貧乞祿于桓溫日臣昨于中路見一鬼揶揄日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溫笑以爲襄陽太守

老手使劇郡 東坡送錢藻守婺州老手便劇郡高帳最承明

假幢蓋鼓吹 晉向雄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

狗足生氂 岑熙守魏郡無爲而化與人歌曰狗吠不驚足下生氂犬無追吠牧足生毛也

中秋樂職 漢王襄守益州使王襃須漢德作和樂職宣布詩三篇

萬物吐氣 元結爲太

守杜甫序云令得結輩十數公參錯天下爲邦伯則萬物生氣天下少安矣

國寶 唐盧奐爲陝州守元宗西還次陝題贊于廳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外能利物內存匪躬此爲國寶不墜家風

薦書黎問 粵薛班爲陝州守李承狀其簡趙贊言其蘇盧翰稱其肅賜金紫

恩嚴兩絕 唐韋岳子武后時歷盧海等州守恩嚴兩絕

記惡碑 盧奐素任大郡所至威加神明或有惡迹之人以所犯罪刻石立其門再犯者極刑民呼其石爲記惡碑

懷塼之俗 齊風俗大守初至省懷塼叩頭以見青州太守帝謂曰懷塼之俗最爲難治宜用好心腹

挽不來 鄧攸去郡數千人留牽攸舡不進夜中發去吳人歌曰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撫綏嚴峻 唐崔鄲守鄂尚撫綏經月不笞一人及鎮郢則嚴峻一毫不貸

惠愛彌歷 柳仲郢謂都圖之政當惠養藩敎之下先彈壓

易地皆然 王文康公曙治蜀頗以法御下或謗其太苛會劉煒召還眞宗問曰吏策王曙孰優對曰策偵豐歲治以平易擢偵小歡慮民俗故治以法使易地則皆然

乘折轅車

晉張堪在蜀去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後以堪爲漢陽太守

蛟螭怒濤 蔡君謨鎮福唐東吏治民苛髮不容陳烈初與蔡同現席往見聞其發逢不往留詩于亭有蛟螭喜怒濤句

卧虎 魏李崇有將畧性寬厚在揚州十年養壯士數十人寇侵邊所向摧破號卧虎

治民如治家 陽城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當上考功第城自書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

喜慼交集 垣範守兗州表謝曰喜于復晁選擢慙于不暨所識悲于懷戀闕廷三者交集不知所裁

過于中書二十四考 富韓公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學菘三州勸民出粟得五十萬斛活流民五十餘萬旁言過于作中書二十四考

發餘以惠民 范仲淹守杭州浙西大飢范命大興土木之役傷毀及救倉粥新發有餘以惠貧民是歲惟杭晏然民不流徙

任增米價 趙閱道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飢死十五六諸州皆禁人增米價閱道獨任增糴之于是諸州米商輻湊價更賤公發廩勸分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雖飢不怨

減價糴米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

騰貴因就城門相近凡十八處減價糴翌日米價遂減

全活盜米

王沂公曾守洛屬歲歉里有囤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鄰郡以盜論公但笞而遷之遠近詔以為法全活數千計

鐺脚刺史

許大鼎守徐州鄭德本守瀛州賈敦頤守冀州皆有治名故稱

蜀人不忍欺

田況守成都尚和易去苛細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所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公皆兼有之

送三百里

鄧攸守吳興有惠政去日人送三百里不忍別

眞良太守

揚州雷塘自唐以來民漸種其中官承畜水以備漕運舊田主皆失業官議以他田償竟無與之然漕運亦未嘗賴此舊田主三百餘日飢寒劉敞原父至卽判還杜祁公日眞良太守矣

彈燕

李惠為雍州長于伺察有燕爭巢惠令人掩獲以弱竹彈之既而一去一留惠笑日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去者既經楚痛理無罔心下伏其察

辨羊皮主

李惠有負鹽負薪同釋担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令以杖擊羊皮見少鹽乃得實負薪者伏罪

合浦還珠

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

穀而海出珠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前守多貪擄珠漸徙于交阯界旅不至人無資嘗到官革易前奬求民利病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

荆部連璧

晉韋孝寬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守新野同隸荊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號為連璧

臺閣賢

唐武后憂州縣非其人李嶠請遲臺閣賢者分與大州自近臣始

飛蝗赴海

馬稜守武陵飛蝗赴海

京師并蒙福

郭汲守潁川召見帝勞日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

鳳凰集郡

漢宣帝時鳳凰集郡潁川尤多上以黃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

生立祠

後漢王堂拜巴郡太守驅兵斬□巴郡清都吏民生為立祠

揚仁慰庶

袁宏守窮郡謝安執宏手授扇宏日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化比齊魯

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見蜀辭歷有蠻夷風修起學宮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子弟蜀地大化至今蜀尚文雅

議定古禮

韓延壽為潁川守其俗多朋黨怨讐延壽教以禮遜乃歷召長老問以疾苦因與議定嫁娶喪祭略依古禮皆便安之

改行自

新
尹翁歸爲東海太守察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畫知之縣縣各有計籍吏民皆畏行自新

四知
揚震守東萊昌邑令王密夜懷金獻曰無人知知震曰天知神知爾知我知何無人知

屏風錄姓名
唐太宗曰朕思天下日夜不安枕席惟治人之本莫重于刺史故錄姓名于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

洛濱賜膳
唐玄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于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韵詩命高力士賜之

興復不淺
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史秋夜登樓不覺亮至亮曰老子興復不淺

出境相迎
王濬爲荆州刺史男女出境迎者萬餘

十萬戶受福
唐陳子昂上言刺史縣令政敎之首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受其福不才則民困

司隸次劍

敎民耕織
韋丹守容州敎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

長爲弘晨太衍

袁光廷有異政明皇詔宰輔曰光寔姓逐惡如霸驛妓蚌

清如冰雪
魏令孤部字孔

車載入殿

中蕭育望之子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

階前萬里

于延陵守建州宣宗問日建去京師遠近對日八千里上日朕左右前後皆建人卿若繫巳奉公紂緝凋際則常若在朕前吉撓洪度遠人無聊則之尺皆前便是萬里

清白自將

陸長源爲汝州刺史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日鼯羆魏州有車一乘而送圖書半之吾媿不及先人矣

三窟

晉王衍尚書令弟澄爲荊州弟致爲青州衍日荊有江漢之固青有附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于此足以爲三窟也

父子相代

畢終敎校子相代爲兗州守子元賓爲使君每聽政終敬乘板輿至元賓所覲其嬾決喜見顏邑

慈父

唐李倜客爲適巴二州太守治尚清平時人呼爲慈父

孝悌之訓

劉寬字文饒爲南陽太守每行縣慰父老以農里之言勉少年以孝悌之訓

班春

崔篆王莽時爲郡大尹稱疾不視年不行縣門下掾諫篆乃强起春

三職

事稱神

黃霸嶷事聽明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決郡如神

漢朱博冀州太守

抑强扶

弱 漢附紱陽太守

東擿發奸邪 漢黄香到官不遣吏歸鄉擿發姦邪詞訟立決 政平訟理

漢宣帝詔曰政平訟理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為三河表 魏頡字小英河州太守政清為三河

表 清簡為最 李恒雒陽守清簡為二千石最 治為第一 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三公奏課

為天下第一 東海大治 汲黯為東海太守好清靜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着屐遊山

晉謝靈運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肆意遨遊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後堂邑子 君翁

歸為東海太守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

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三子皆為太守 作愛民詩 王十朋守泉州初會七邑宰勸酬歷

告以愛民之意出諭示之 南康救飢 宋紫陽知南康值荒歲極務有方民無飢色天子嘉之就任除直秘

閣提舉 先張後王 咸平中王曙叔知益州先是張詠守蜀李泰糴粟濟貧後守罷之曙叔奏復之民謠

日蜀守之良先張後王

王公異斷 王懿敏公素字仲儀知成都蜀人錄公所行爲王公異斷

陳公堤 陳文惠公堯佐字希元河決滑州公作堤以役水勢因號陳公堤

叄成人材 曾畫別廬天府當東南孔道寘勞無虛日餉廚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

不先士卒受賞 劉忠顯先是諸路守臣得言須賞有司多沮格會有除公資政之命乃抗辭曰臣雖雜時與士卒同暴露今先受賞士卒謂何上卽從有司第賞

道不拾遺 劉敞守鄆州月餘境內肅清盜賊屏息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先是西路久旱多蝗公入境蝗自亡去

奏寬保馬年限 韓絳知河南曾行保馬法每都馬五十疋期十五年數足提舉官欲速成要以三年爲期既急民至破產不得馬公止之

不奏瑞芝 余從衆守九江盧山產瑞芝德安縣野蠶成繭僚屬勸公圖上公抑而不奏

上言何事不了 張忠定公詠知成都以鹽易米得數十萬斛乃奏罷陝西軍糧上書曰向益州日以乏糧請議至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上言何事不了

上嘉明練

陳居仁徽州太守

不畏強禦

李浩知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于權貴之門為一郡害會豪利事發械繫死于獄籍其家至是權貴敢其家訟冤且誣公以買豪事劉其責辯其證上曰守正不畏強禦豈易得也

更漏分明

張忠定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安坐譙樓吏漏歷歷分明一刻差誤指名伏辜

得好知府

張忠定知益州輒一稽吏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彝告市人曰廟叢得好知府矣益李顧嘗有死梁此吏故從之也

良二千石

陳居仁守嶽州決事公明都鄉有訟多詣臺省乏付公御史閒覗文案賓曰真良二千石也

比漢循吏

韓忠獻守安陽人將訟輒止曰吾非畏夜畏見侍中耳郡綫至無事趙抃守錢塘政本豈悌不嚴而肅民不敢犯二公雖西京循吏不能過也

號稱循吏

陳居仁歷典數郡旱歉公悉心措畫公私給足至皆立生祠道出舊治送餞塞途

相繼號良吏

孫甫字之翰初謝絳知鄧州有惠政改慶曆中范仲淹伯甫相繼守郡皆號良吏

政尚嚴明

鄭丙知越州政尚嚴

明從泉南一如治越或勸從寬公民悲報政而去向子恣
曰族惡有素豈以曉節喪所守也守衛州
伸達冤滯振業矜寡官僚肅于庭士卒整于遮道攀留施
伍商家集于市緣南亂者惟恐公報敢而去息
縣知池州愛養百姓重于用刑處歡賑給不知無歲諸將
以公誠意相予嚴戒軍士無敢干令及受代民爭留之
給軍不擾民余從龜守九江郡瀕大江民苦家紛生宿師
十萬供應洪大公至則簡期會儲農桑當戴
外秋毫務去民疾會鑿務去民疾若急奸盜而會開門會
撫擾寬貧務豪宗斂手訟攘屏息宣
靖公公亮字明仲知鄭州禁歲姦盜沮卒喧譁支路公知
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至號曾開門益州喜遊
宴賓鈐轄屏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屍為薪不可禁
過公日天實寒可拆與之飲若放卒氣沮無以為變郎
席誅亂卒向文公出知永興時有告禁卒欲依鬱為亂者
寄使麾兵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買
酒繼閉命鄰入召至省公振袂一揮伏卒出大興學校朔
盞撿之果各懷短刀即席誅之賓從股慄宿

宋武平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于東南自湖學始**辨孤寡之寃**韓忠獻公知洋

州大校李申以財豪于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又辟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奮黨妙任訴于州申賂獄吏獲任被管

公至察其寃引乳醫視之衆伏罪**益民無餓色**乖忠定公前後治益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

田稅知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計口給券俾輸元價糴民得不饑**發常平不俟奏**范純仁知慶州

飢餒滿路官無穀賑恤公欲發常平粟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公曰何可待吾寧獨坐罪**北歸不載南**

物余襄公靖知廣州罷若船稅戒官吏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藏南物**比為子產**王待制質知荆南民

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使婚盜窮人衣者曰迫于飢寒公哀憐其取衣衣之遣去荆人

比公為子產**治為荆襄最**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大興學校**寬簡便民**歐陽修為數郡

以寬簡不擾為意所至民便公嘗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廢弛吾所謂寬不為苛急耳簡不為煩碎耳**愷悌**

為政

呂公著五更起黎明出聽公以惟
勤為政不嚴而肅典六郡無留事

一介弗取

王信銘
熙間知
紹興一介弗取去
日則餘五萬錢
繞足貢數一
硯不持歸

一硯不持

包極為端州守歲貢硯前守
所取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

名教厚俗

錢尚書適過鄱陽見彭器資値月
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設拜謁
起居而退僕問之彭曰昔范希文
守是邦以名教厚俗至今無忽

五年成一信

張忠定公
問李畋曰
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咸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
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驗爾只此一介信五年方得成

推廣義役

范成大知處州松賜民爭役公饑之曰吾聞東
陽有率錢助役者推廣其制買田助當役者日
義
役

余佛

余崇龜守九州自夏及秋不雨公舉家蔬食禱
祈田里既安樂易之政歲哭順成呼為余佛

不事遊宴

李及知杭州性靜介惡風俗侈
靡不事遊宴居官未嘗市器物

遊觀著法

張忠定
治蜀俗
尚遊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遊觀之所飲饌之品
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支

勸士

興文 張詠守益州時學校頹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皆有學行延獎加禮後三人悉登科于是兩州學者知勸文風日振 復通濟堰 范成大字至能知處州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于松陽遂昌之間溉田二十萬畝堰壞已五十年公尋故迹置閘以節啓閉堰成而水大至公即被召 ○同知 貳侯 貳守 郡副 郡丞 府丞 ○通判 上佐 黃綬 倅州 半刺 治中 治中從事 監州 別乘 貳藩 端寮 端佐 副政 通守 長史 郡倅 司馬 監 洛陽主人 周趙肅洛陽人早有器行擢同州治中摽頓不甚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別駕 職原別駕從事一人從刺史行部上乘一佐車故謂別駕漢制也 皂衣 一梁冠皂衣銅印黃綬秩六百石 屏星 孔恂字巨卿為別駕別駕車青有屏星如刺史車刺史怒欲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毀國舊儀別駕可去屏星不

可去乃止

屏星

白居易集自江州車乘屏星迎變縣縣庭迎

題輿

後漢周景爲豫州刺史辟陳蕃爲別駕蕃不就景題別輿曰陳仲舉坐不復起辟蕃起視職

別榻

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休源累佐名藩正深相衙食常于齊中別施一榻云既是孔長史坐人莫預焉

公清如水

趙魏爲齊州別駕有能名詔徵入朝父老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飲之

贈佩刀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謂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卿有公輔之器故以相與祥死之且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于江左

宰相才

狄仁傑謂武后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

千里駒

唐宗室榮歷岳州別駕人遺以金拒不納武后曰吾家千里駒也改名千里

展驥足

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以爲治中

同宣致化

唐以掌吏來徐黎爲外洲別駕給事中蕭嚴駁曰別駕古爲治中從事與刺史別駕同宣致化任居刺史之半豈宜以人吏兼副政之名散

聚活人 李皐為溫州長史攝行州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不候上旨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代之罪飛章自劾上嘉之

海沂歌 晉王祥為徐州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衆州寇得寧人歌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紀德碑 號崇為揚州長史政條簡蕭人為紀德于碑

宜得英儁 管寧韓文公云州民管寧歎燕雀之賤慶翊桐之華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得英儁

品題六雄 元和後求紫膺幷韋處厚乃置六雄十望等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清

爽肅詠 晉謝奕字元奕桓溫府為安西司馬奕在溫座岸幘嘯詠曰我方外司馬也

監郡有台輔之量 李沆通判潭州趙昌言謂其有台輔之量表聞于朝

不屈勳貴 王濟通判穎州牧守多勳齊武臣傲貴陵下濟不屈

使外夷宣正朔 蘇軾通判抗州高麗入貢使者踰橫發幣于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書年號吾安敢受使乃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

請置常平倉 王旦通判鄭州建言請置常平倉以抑兼幷

判佐

左右郡政趙抃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諱其所以然使若推不出于己者守得以善罷

齊太守以寬蔡齊通判兗州太守王臻為政嚴急公務為裁損濟之寬訟獄為之不冤

與知州爭事王質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與丈人抗耶質曰授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

館職外補陳堯自館職請外補得倅潤州

召入史館孫何通判陝州入直史館

聾丞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持板別駕見刺史持板拜刺史答拜

紗籠中人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善相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藩後果為相

益多全活趙普為滁州判官府獲盜數百將就死普意有冤於太祖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

忠烈慷慨審配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別駕

清論終日冀州刺史裴徽召管輅相見清論終

日不覺疲倦天將大熱後於在亭前樹下自是引轎為別駕

少年別駕

習鑿齒史才不常桓溫深器之年未三十用為荊州別駕

刺史自辟

武前詔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自辟

別駕知州

唐德宗命齒蜺為渭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

老掾郊迎

裴懷古為并州大都督別駕吏民懷愛召為左羽林大將未至官還知并州人皆携壯老幼出迎

擇日而遣

崔神慶則天將擢拜并州長史為按行圖擇日而遣以其委重也

唐多名士

裴懷古杜如晦張東之陸象先姚崇賈敦頤蘇瓌魏元忠張嘉正並為長史揚綰李泌章安石李績白子導皆為司馬

泥軾

黃霸為刺史語賜車蓋高一丈別駕車綏滋屏泥于軾前以章有德

忠肅公亮

晉唐彬

荊楚材

羅含字君章為別駕桓溫嘗集僚屬問羅何如人答曰荊楚之林

處議當法

黃霸為人明察內敏習文法處議當于法太守甚重之

恭校政事

唐馬迺

戮郡奸民

李及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交通權貴持郡短長欲為奸利及既受

命諫遂至京求見及及拒之乃漫罵而去因誣及毀朝政會有發諫事者命及察其狀盡就前後所爲以問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

獻平戎十策

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通判睦州趙元昊欲叛公獻平戎十策

有宰相之器

富文忠公弼通判絳州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爲有宰相之器召還

不分珠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吏所搜太守而下分其珠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將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貪柴且奏發覽之果然

直史館爲運使

王隨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出爲京西轉運使

抗論內侍

仁宗朝對文安公沆通判舒州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詰治數日而決之時章獻太后詔修山谷寺資聚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急州將移疾不敢出沆抗言于朝罷懷信歸

有賢行

歐陽修知潁州時呂公著爲通判一人有賢行而深自沈默時人未甚知著後還朝修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

奏除農器稅

呂夷簡通判濠通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稅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稅

祛鱷　韓愈通判潮州潮之惡溪有鱷魚食人公至爲文祝之鱷魚盡徙于海

異日秉鈞　呂許公通判濟州人稱其才于文正公謂王沂公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數事卒與沂公並相

杖殺猾吏　孫昭遠通判滑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宦官貴甚公一日攝行郡事適有訟實者捕資獻籍其家狀萬計杖殺之

請擇宗賢攝儲貳　司馬光通判并州上疏請擇宗室賢者攝儲貳疏三上一留中二付中書

請減市木數　天聖間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木于陝西范仲淹言宜罷修寺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事雖不行以仲淹爲忠

歲飢食有餘　曾鞏字子固爲通判歲飢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得皆至城郭前期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民得從便受衆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

郡股肱　晉王基荐劉毅于公府曰毅方正直亮往日謫仕平陽爲郡股肱

遠步　顧球時爲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遠步君孝超卿矣君孝顧之字

從容山水間　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江州士高氣

汴宮有佳境刺史守土不遑遊郡吏執事不自暇佚推司馬綽綽可以從容于山水詩酒間于是郡南像山北樓冰溢亭百花亭風篁石瀑布靈宮源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有螃蟹 宋懲藩鎮之弊置通判以蔽州事故常與知州爭權太祖聞之設戒勵使與長吏協和自此稍息消錢昆青餘杭人嗜蟹嘗求補州郡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至今為口實

○推官 司理 郡理

後曹 **節推** **芙蓉幕** **佐賓幕** **贊察廉** **決曹**

堅正鯁言 韓退之如武寧張建封為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忌

言行剛直 狄仁傑孫兼謨元和末辭滑義陽推官言行剛直

任選處之淡如 彭汝礪授津州軍事推官在選十年人以為淹而公處之淡如也

宰相才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洛真宗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遂至大用

決斷精敏 蘇軾攝開封推官決斷精敏

雪冤驟知制誥 錢若水為

同州推官雪寃死者數人遠近薄之大理寺閒之驛權爲知制誥

僞印寃獄 趙抃爲武安軍節推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云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一府皆服

職事爭辯 陳希烈授平江察推恒審丘公崇爲守屢以職事爭辯丘公或爲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至于再三竟不能奪

舉笏擊蛇 孔道輔爲寧州推官道上治負武像有蛇穿其前人傳以爲神公舉笏擊殺蛇

宰相器 王荐從開封推官理事不能晷月汗流府尹大器重之曰此人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

活寃四人 薛奎授隰州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四人

知州

州牧　邦伯　府君　州將　州伯　明府　繁州　斗州　明使君

在州二十年 魏梁習爲并州守政治爲天下最太初二年召爲大司農

習在州二十年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絕橋遮留 曾子固在齊會朝廷變法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道夜乘間去

褰帷 唐賈珍冀州刺史曰刺史當遠聽廣視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自掩乎命御者褰帷百城聞風震竦贓過者棄印綬去

叱馭九折坂 王尊知益州至九折坂曰此非王陽所畏道也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廉問七州 唐太宗詔

分刺諸州 漢表並居牧伯分刺諸州

搜賢求才 晉山濤知冀州州舊無人士濤搜賢求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

友道接士 華歆字彥夏知江州甚有威惠以友道接士得江州表之歡

決遣如神 漢朱博知冀州博本武吏不更文法行部吏民數百遮道自言從事欲以觀試博博決遣如神吏民大驚

所部震竦 張康知益州表善懲惡所部肅然

王獨坐 王圖知冀州不發私書不畏強禦號王獨坐

一紙書 劉弘知荊州每有興廢手書丁寧款密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舉奏不法 賈逵知豫州舉

奏二千石以下阿縱不法者帝曰遠賑飢皇甫嵩知冀州
眞刺史也布告天下以諭州爲法奏請一年租以
賑飢百開廩音喬元字公祖知守州年饑男女出迎末王
姓歌之問廩給粟訖乃上聞上嘉之謠字
僧遠知荆州曹無留事獄無滯吳人襁負而至羊祜知荆
四重福荆州男女多出境迎者州恩施均
泠民不疲勞吳童兒竹馬郭伋字細侯知并州素結恩德
人多礎負而至後復入界兒童數百騎竹馬以
迎賢父來晚漢賈琮字孟堅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
太守靈帝以琮知交州琮到歲言賦斂太重
彼爲盜琮郎移書告示各使安業里巷歌曰州人去思司
賈父來曉使衆先反令見濟平吏不敢犯馬
朗字伯遠爲交州守重授并州梁習字子虞知并州邊境
政化大行百姓思之歲安文帝郎位重授并州
三臨徐州王懿字仲稔知徐州兄弟並任夏侯遼知南譙州
州者三歲惠宣著兄亶先經此任並
有恩四龍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生在外心朝廷王祀字
惠子亮叔訓秀皆爲牧守文舒知

兗州明帝即位號在外任心在朝廷

衣繡晝行 張既字德容知雍州太祖曰君還本州可謂衣繡晝行

清畏人知 胡威父質知荊州威自京師定省父與絹一疋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質曰吾俸餘也後武帝問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如父

雅素清儉 楊秉計日受俸不入私門家貧併日而食

清能 漢高肇所疏五州皆以清能著時號良刺史

席皮 業李惝知兗州清約車丁席羊皮臥布被

遺犢 晉羊祗知青州于郡產犢及去職以宮職所生遺之而去

飲酌貪泉 晉吳隱之知廣州有貪泉飲之賦詩云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坐無完席 吳隱之返家之日茆茨六間坐無完席以蓬屏風

南樓談詠 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清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欲避亮曰諸君少住老子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鼓樓擒盜 李崇知兗州州多盜崇乃村置一樓樓內一鼓盜發打之俄頃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鼓樓自崇始

○同州

上賓

賓席

賓僚 參軍 繁州 斗州○判官 僉判 州佐 佐幕

貳幕○官幕

蓮花池 晉王儉以庾杲之為長史與之書曰庾杲之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

板曹 謂戶曹也

錄事參軍 州主簿郡督郵並今錄事參軍又云糾司糾睦紀綱掾皆錄事參軍晉改為司錄參軍

三語掾 阮千里瞻有令望司徒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荅曰將無同戎即命辟之時謂三語掾

坐嘯主諾 廉功曹岑晊姪任南陽守成瑨事功曹范滂留滂南守宗資事人曰南陽太守岑公孝洪農成瑨但坐嘯

霹靂手 唐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務曹刺史李崇義輕之吏白積案數百崇義使遽斷琰之命吏連紙進筆省決一日畢予奪當理筆詞勁妙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河東三絕 徐彥伯調補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暠善判司事李亘苦書而彥伯蜀詞時稱河東三絕

貴臣相 薛奎守開封明錄為屬曹奎以公輔期之曰其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

此貴臣相也錄後至參致

揩大官

王崇鈇諮權雍州司戶崇盆同吏曰拳單何官衣何服吏曰下州判司錄彩槐簡而已崇錄大笑曰若要頭便暫去吾何能作揩大官耶

揣衣而去

李瓚鎮桂嘗奏柳璧為觀察判官瓚政不愜璧屢言不聽揣衣而去桂府尋亂

白身判官

正元中仕進道襄奏請難行東者數乃閑門南臺唯一御史令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兩河讀辟才嵩抱搽之士往往歸之用為謀主日以忿橫元和以來始進用有序

出入將相

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胄持斧出門而入僧閱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勞遣其室餌見其人先遂吉而至華為當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

小朝廷

唐鄭從讜字正求為河東節度表子調劉崇龜趙宗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度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得才多也

幕下上客

晏元獻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為西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

入幕之賓

謝安王坦之嘗諸桓溫論事溫令郗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

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鳳凰芝草 韓愈上崔群書曰足下仁者宜在高位誠在幕府則不為得所足下出類拔萃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

西山爽氣 王徽之桓溫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料理王不荅直高視以手板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出人之見 路嗣恭嶺南節度入覲曰臣從事柳渾有出人之見

昆弟同幕府 崔安潛帥許及劍南劉崇望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

不羈之才 裴度東都留守府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斗酒援筆立就度曰不羈之才也

意與天通 杜景佺性嚴正為益州錄參逆折房司業遂不親事吏歎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浸知名

與一府政 董溪

置在賓席 裴撫為陝府錄參李勉除觀察名辟曰素聞公名朝中親友話公美非請說在賓席

斗南一人 狄仁傑字懷英為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藺仁基曰狄公之賢斗以南一人

兩巳○吏目功曹　錄事○首領郡掾　參軍　司錄　錄事

曹掾　曹事　督郵　郡幕　府掾

縣尹

雷封　花封　良令　鍵令　茂宰　官長　承流　宣化　令尹　邑長　明大夫　良大夫　銅符　賜魚　象賢　軒綬　應宿　神明宰　縣大夫　墨綬　朱輪　華轂　牛刀　獲禽　岩邑　劇邑　雄邑　煩邑　赤縣　望邑　衝城　琴堂　山城　斗城　瘠邑　荒城　上邑　首邑　屬邑　下邑　支邑　慈君張譚爲穎陰令民謠

之如父母

慈父 唐長葛令房謙

聖君 晉曹攄補臨淄令故死囚歸尅日而還

戴星 巫馬期治單父

百城表 樂法才梁武帝嘉其清白

勾漏令 葛洪欲煉丹求爲勾漏令

禮敎 卓茂以禮敎不以律治

老智幼決 子奇年十八齊王使治阿既行而悔使使追之使者不還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是以不還

操刀使割 子皮使尹何爲宰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吾子愛人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矣

宰阿 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于國公不悅召曰臣知罪矣請復治三年而譽聞于國公賞之辭曰昔者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故不敢受

烹小鮮 經大邑若烹小鮮

百里 明帝妃館陶公主日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鳧舄 王喬顯宗時爲令有神術每朔望朝有雙鳧從南飛來命舉張之得雙舄詔尚方視則所賜尚書屬履也

不潤脂膏 漢孔奮爲姑臧令嘗云不以脂膏自潤

神君 喬智明爲隆慮令百姓愛之稱爲神君

令作齋馬

唐馮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車騎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不與芻豆令作齋馬

來蕪生魚

范冉字史雲桓帝時萊蕪長民歌日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留犢

魏時苗爲壽春令生一犢留淮南

神

明君

崔瑗爲汲令開溝溉稻民歌日天降神明吾作我慈仁義臨民布德渾決潔作其雨

陳太丘

袁紀

問家元方日卿家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屐行元方日隆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又壯之詩娥公美政誰與傳不減青時陳太丘

投綸

陽晝謂子賤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夫落餌投綸逐而吸之者陽鱎也其魚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貪若不食者魴也其魚肉博而味厚

製錦

鄭子皮使尹何爲宰子產日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大官大邑身之所托庇也而使學者製焉譬如田獵御射貫則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鳴琴

宓子賤宰單父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

植花

潘岳爲河陽令不得志遍植桃李人號日河陽一縣

花置水投書

孔翔爲南陽長置水庭中得請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盤根錯節

虞詡爲朝

歌令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三善 子路治蒲

三異 魯恭令中牟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袁安使掾廉之桑中有雉過謂兒童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掾曰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

萊公栢 寇準宰巴東手植雙栢于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伏臘放囚 虞延令洛陽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還家並感恩德如期而還

臥虎 董宣爲洛陽令搏擊張彊桴鼓不鳴號爲臥虎

反風 劉昆爲江陵令時連年火災昆向水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風不鳴條 呂尚爲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

賈父 後漢賈彪禁人殺其子人稱賈父

烏鵲擁車 李元紘爲好時令遷伍躍百里士民號泣遮路鳥隨之猴飛擁行車

社稷之器 蜀蔣琬遷廣都長衆事不理先主忿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後錄尚書事

鞭罰不行 裴子野出爲諸暨令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

市無二價 孔子爲中都宰男女別塗市無二價又陸雩爲浚儀令民肅然不敢二價

三年無囚 何易子爲益昌令凡開民在庭

易于曉指杖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

保鄣 簡子使尹鐸令晉陽將行請曰為繭絲乎為保鄣乎趙簡子曰保鄣哉

代民挽縴 唐何易于令益昌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縴易于身引舟朴驚問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無事可任其勞朴愧疾去

民不忍欺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孰為最賢

非百里才 龐統令耒陽不治魯肅遺先主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使之處治中方可展其驥足

盜摸鐘墨 陳述古令浦城有失物莫知為盜者乃紿日某廟有鐘為盜者摸之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而帷之令囚人入帷摸之惟一囚無墨訊之果盜也

畫月

垂簾 顧凱之字長康為山陰令邑三萬戶凱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階閑寂

不如一丘 丘仲孚令山陰民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

白烏甘露 後趙申餘令貴昌白烏巢其庭甘露降其應後為三公

潁川四長 潁川四長並以仁篤使人不欺荀淑令當塗韓韶令嬴陳寔令太丘鍾皓令林慮皆潁川人

獸皆南渡

劉平為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時多獸害人平親事三日獸皆南渡

就縣賜章服

王正雅令萬年穆宗時京兆號為難理正雅抑強扶弱致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繼承鑑章就縣賜之

對詔第一

開元初韋濟謂鄭城令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光二百入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免官

惠如春風

李白為馬昌令惠如春風三月大化

璽書獎飭

玄宗時採訪使回以陸渾及諸遊三十六孝詩等政常循昃皆降璽書獎飭

終日清談

王銜字夷甫令元城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刻石

劉晏令溫有惠可記民皆刻石以傳

置生祠

狄仁傑為彭澤令人為立生祠

氷清玉白

晉江章為褒邑令傳渠頌之

水清衡平

葉康直知光化豐稷令縠城人承日葉光花興發城蒲如水平如衛

讀五車書

吳靖令長冰一日自散日讀五東蕾莘苦十年不得繼鶯鶯班髮白蹤跡飄令為百甲縣元亮復何人耶

削木為牘

謙肅知臨邪民苦吏追授制木為廣民公事有達遠者書其姓名使召之如斯而至

黃紬被 宋太祖謂一令曰切勿于黃紬被裏放衙後文潞公爲榆次令嘗題縣鼓樓曰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他如令幸有黃紬被拏出頭來早放衙

元魯山 唐元德秀令魯山時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惟樂工數人聯歌爲于帝嘆曰賢士大夫高其行稱元魯山仁人之言哉

著諭蒙書 唐馮伉爲醴泉令多賢猾伉爲著論蒙書十四篇敘之務農進學

破雞 傅琰爲山陰令有野父爭雞琰問各何以貪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而罪言食豆者

兕虎 童恢爲不其令民嘗爲虎害獲二虎恢兕虎曰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自奮遂放釋之

辨婦殺夫 吳張舉爲令有婦殺夫因焚舍言燒死其弟訟之舉尸開口視其灰令人取狗二頭生一殺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必死婦遂服

縛牛土 張元濟令武陽與元武縣鄰元武人有以特牛依其妻家八九年牛産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不能決質于元濟元籍

令縛牛出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各鬪牛所從來妻家指其牛訴曰此是女婿家牛也元齊即以牛歸家頭者

十奇 王元規為請河令軍民歌十奇留再任

並著奇績 傅琰并父僧祐並令山陰各著奇績

諫獻龍眼荔枝 漢和帝時唐羌為臨武令縣接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鋪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羌上書諫帝下詔敕勿獻

夜灌楚亭瓜 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亭皆種瓜梁亭力灌其瓜美楚瓜惡令惡其惡慕梁亭之賢己因夜往竊梁瓜梁亭因請其尉亦欲往採楚瓜就令人竊往灌楚瓜楚瓜日以美楚令大說具以聞楚王乃謝以重幣而交梁王

縣妖破膽 唐李杲還洛陽令時夜聞衙中有人語曰李令古令正人也行事威猛令人被男此中不可居聞者啓門視之家無影響方卻其為妖也

採赤白丸 尹賞為長安中閭里少年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丸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死傷橫道賞至穿地數丈名虎穴雜舉輕薄少年惡子悉詆之分捕納虎穴中

鐵舡

渡海

貫郁為仙游令受代有一吏酣醉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汝輩吏揚言曰公欲再作令猶造鐵缸渡海是歲王氏延鈞建號授郁舊邑時醉吏為瘧吏不數月盜官錢數萬郁批牘尾曰錫鋼錄以潤家非困鼓鑄造錄鄉而渡海不修爐筵杖徙

吏惡明察

太嘗傳上陳詁知群符縣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痍事不河得乃欲以苛動京師自錄上以下皆逃去京師果嘖言詰苛時太后聽政欲加罰陳堯佐力爭獲免

職在字人

大居中秋霖害稼京兆尹奏多損田韓滉執奏不實消南令劉藻附滉言所部無損代宗謂水旱咸均不宜渭南偈免命御史檢滑南損田三千餘頃上月帝不嘗擇令帝擇縣令職在字人藻無恤人之意聽奧令宰宰姜邑時柳渾為宰相諫曰此宓子賤為單父特京兆尹職擇令非陛下所宜

任人任力

宰彈琴不下堂而治丞馬期令單父賤屋出入亦治宓子碁張日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怒為

植感恣肆

貢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橋感恣肆邑中語日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詠之莫不改行

改官宰

邑
夏英公知安陸受敕寒募職有節推王公禰食奨衣一
馬瘦瘠自貳市以下乞以斯人應詔夏亦自知之遂致
官宰
邑
新陳相易
王判公知明州劉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
治縣事起堤堰大坡塘貸穀于民立息以
僨新陳機易興學校
嚴保伍邑人便之
朱出墨入
後周蘇緯始制文案程式
朱出墨入及訐帳戶籍之
法
天才
宋沈竊為山陰令孔珪請
料事特有天才時稱頁吏
文武才幹
李大亮少有
文武才幹為
士門令躬摘蠹
賤太宗詔勞之
文武大才
或謂孫秀日李會有文武大
才無以資人秀以為東陽令
清
自
梁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倖秩比至將百僉縣
曹啟翰索事武帝嘉其清自日可謂百城表
清潔
孔
齊
守始減令力行清潔
後彼徵單車就路
建康政清
顧竊之為建康令性濟
徵強力為政清且美也
賢者
五人
宓子賤治單父所父事
者五人友事者十一人
為中大夫
汲黷遷縈陽令恥
為令稱疾歸田里
武帝關之召
為中大夫
為太傅
卓虔為紛令覬人如子人不忍欺光
武郎位訪求虔為太傅封褒德侯

杜陵男子 蕭育字次君爲茂陵令會考課育第六育自謝杜陵男子不顧諸曹遂去官明日拜爲司隸校尉

爲二州最 韋嗣立累調雙流令致爲二州最

爲三河表 胡紹爲河懷令政敎清平爲三河表

天下第一 劉玄明爲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日唯日飯一升莫飲酒此第一策

爲諸城首 呂義爲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

開倉活民 蘇章安帝時爲武原令歲饑開倉活三百戶

引河溉田 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溉民田至今得水利

敎民種桑 沈瑀爲建康令敎民一丁種桑十五株柹四株及梨栗女丁半之頃之成林矣

戶口十倍 新都令第五訪二年之間戶口十倍

連歲獄空 不其令童恢半獄連年空安流人二萬餘戶咒虎伏罪

決漳生稻 魏文侯將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群臣皆飲史起言豹未足法遂以起爲鄴令引漳灌鄴以富魏之河內

勸民畊桑 韋維字文紀爲內江令

勸民墾田 唐李大亮

牧羊上林 卜式

爲郎牧羊上林中上喜之式曰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試其治民拜緱氏令

吏民

民歌思 劉陶字子奇令順陽覆案姦軌所發若神吏民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慰此下民

號番君 漢吳芮秦時爲番陽令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

生子以姓 韓愈爲陽山令有愛在民生子多用其姓

鄰民歸附 韓棻爲廣昌令鄰邑襁負至者五十餘家受代百姓詣府乞留詔嘉其勤秩

增秩詔留 焦延壽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姦邪盜不得發擧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詔增秩留

爲民父母 漢王尊爲安定令

鳳凰集境 荀藐字公然除太原榆次公爲政以德而民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晉武帝詔褒美之

鸞集學宮 香泉令王阜吏民向化鸞集學宮

鸞降庭木 孝義令楊仲昌

猛獸渡江 庾黔婁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時縣多猛虎皆渡江臨沮德化所致也

虎豹出境 袁珍爲六合令虎豹鷹鸇皆出境

蝗不入境 楊球爲茂陵令寬和多惠遇年蝗災不入境又謝夷吾爲

壽張令時蝗發泰山至壽張界飛逝不集又鄭穀爲事公勤行德化人得遺寶懸于道求還其主蝗起泰山不集縣界又卓茂爲密令蝗不入密又壽張令張齊飛蝗避悅考滿之外又留二年

華車充路

劉寬除平陽令訓人以禮滿去日百姓禁車拒輪尤塞道路

延英召對

唐貞元間召府縣于延英殿訪人疾苦各賜衣一襲

拜後大郡

梁何遠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爲武康令正身勵節高祖擢爲盧城太守

朞年敷化

仇覽爲蒲亭令勸人生業農畢令子弟就學輕恣者役以田桑朞年稱大化初到化陳元孝于母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

月吉勸酬

張橫渠爲雲巖令以厚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問民疾苦

奇才

陳述古令河陽會富公移鎮河陽一見公即厚遇之燕遊必與之偕吟咏樽俎更和迭倡留日陳著作奇才人也

告以孝悌忠信

程顥知澤州晉城縣民以事至邑必告以孝悌忠信

好官員

張驗顏爲萍鄉令數直范延貴稱曰自入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疇

壁關野無惰農鬻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聚中閭更鼓分明如其好官員也○縣丞　佐邑　貳
尹　判丞　長吏　貳邑　丞尉　佐理一同　縣之副
貳　主刑四　秩四百石　稱兩道晴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兩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廉吏許丞年老病聾吏欲逐黃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垂聽何傷哉
佐縣有稱吳縣堅爲下邳丞佐縣有稱
爵文典獄爵文書知典倉獄
縱囚自歸唐臨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白令請悉與歸畊與之約令歸繫囚感恩義至時皆還臨由是知名
位極人臣張東之年六十三爲清源丞稱者云當位極人臣
數年登列岳宋安恭爲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
哦松崔斯立爲藍田丞始至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庭有老槐四行對樹二松吟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

有公事予姑去

貞清 唐陸景倩爲扶清丞畢講稱之

解蒙 張玄初爲縣丞嘗以贓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實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徐業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得遭眞解蒙矣

清靜無欲 張玄字宗君遷陳會縣丞清靜無欲專心經書

正心誠意之學 楊文節公萬里爲零陵丞張忠獻公讁寓焉勉公以正心誠意之學佩服其言遂以成名云

議事僉檄 元符間詔縣丞簿尉日赴長官廳議事及僉書文檄

論免和糴 紹興十八年旱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糴尚在海鹽丞丁安義抗論卒免和糴

處事益明 金華丞汪大猷字仲嘉

邑須遺愛 錢忠定公爲臨安丞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錢悉眷還之流民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以蠲民虞予令頌其遺愛

惠愛民稱 傅忠肅公承家字公肪爲洛州永平丞清謹惠愛民到今稱之

不樂道卒 桓譚數言事忤旨出爲六安丞忽忽不樂道病卒

通判縣事 隋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

述六職 柳子厚武功縣丞壁記曰丞之位八品以下述六職以轄其治也

僩靖 潁川

陳南仲爲武功丞邑人宜之號爲簡請

〇主簿　土轄　鸞司　糾職　稽局

棲鸞　簿司　勾稽　鳳棲之位　鴻漸之賓　管轄之司

主掌簿目　糾邑鄭坊爲西河主簿

百里鸞棲後漢仇覽字季智考城王渙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得無杪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俸爲資也

千里駒韋元甫爲都主簿楊處稱曰此主簿有長城之風昂昂千里之駒

歌秋風晉謝景仁爲豫州主簿在桓玄閣下玄聞其彈箏呼之既至取箏與彈因歌秋風意氣殊逸以此大奇之

移文驅虎唐藝少連以振卒請登封主簿邑有虎擊民患之少連命塞陷中獨移文岳神虎不爲害

折黏鳥竿程明道調上元簿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取飛鳥因折其竿由是鄉民不畜禽鳥

欲觀佛首程明道任京兆鄠簿南山僧含有石像茂傳其首放

光男女聚觀公日候光彼高士軒朱晦庵為同安濱屏有
現當取首就觀春乃止無坐之室更名高士軒
以令甲凡簿所當為矮屋張條登科為華陰藏為守尹前
者大書揭之揖問抓嘆日大丈夫有發雲荅世之
志而居于下僚立身婑屋之下鬃鬚崔豹古今注羊短簿
使人擡頭不得乃兼官而去名鬚鬚主簿
晉王珣為桓溫主簿人日短赴官控驢韓來政像李恭政
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若谷未第時昔貧
李先第授長杜簿及赴官自控妻驢韓為錢主簿耆許辨
貟箱將至長杜籍中止有錢六百半遺韓敘速能
判人稱處事敏速居李會為汜水主簿處事敏文學唐徐
鏌主簿速雖村童厮養一閱無不知浩以
文學為張說所器集敘縣庠陳古靈先生褒字遊古為識
調授魯山主簿城簿集好學者數于縣庠由
是為父兄者更相斜關中三傑朱光庭調舊年主簿邑人
庾不可以非禮于簿謂之明鏡將程伯庠為鄂
縣主簿張山甫為武功主簿通易程明道先生為上元鬻
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監司談經簿乃日若涉

通易安得敢言如是

宰相器 葉正簡公顒調南海簿府帥待制曾開告其子連曰葉主簿宰相器也汝往見之因倡諸部使者薦于朝

擇婿閱人 唐楊於陵為句容主簿韓滉節度金陵擇婿謂妻曰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以女妻之

徙舍祭竈 漢孫寶以明經為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遷更為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心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甚悅忠怪之答曰前日君男欲學文移寶自近禮有來學不闚往教道不可詘身何傷忠大慙

論道巖廊 漢仇覽為縣主簿宰謂曰枳棘非鸞鳳所棲他時論道巖廊主簿乎

揮白羽 謝艾本書生善用兵嘗為西涼州主簿東坡有詩云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十錢主簿 元褒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錢取之故號

不如一詣習 習鑿齒為桓溫主簿溫有大志有星人云晉祚方永溫不悅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星人疑欲其死詣習問之習曰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湛曰徒二十年看讀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後來之英 徐浩

張說稱其才由衡山主簿薦爲集賢校望見喜兩五邑鳴驂曰後來之英也

三簿並相　盧遵自河南簿爲補闕鄭餘慶自汜水簿爲察院趙宗儒自陸渾簿爲右拾遺三主簿並爲宰相

簿領中有是人　奚擇仁字智夫爲雍丘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他役得詣鄆堂白事畢相范仁與之日簿領中乃有是人

有公輔器　張昇字杲卿爲楚丘簿南京留守王會謂其有公輔器

○典史

仙尉

仙史

劇督

邑尉

少府

黃綬

鐵面

水府　宋楊王休調黃岩尉邑有豪民武斷一方王休白于郡守縣隸他州邑人大服以此傳之

射鴨堂　孟郊

台輔器　唐婁師德補江都尉長史盧承業奇其才曰此台輔器也

香尉　漢雍仲進南香拜洛陽尉按稱香尉

五色棒　曹操除洛陽北部尉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杖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殺之京師歛迹莫敢犯者

鴻

鴻灘　唐河南伊闕縣前水中身縣官有入臺者先有灘出石磧金沙清激可愛牛僧孺爲尉一日報灘出老吏

日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鸂鶒偕膺說日既
能有難何皆爲湯言詵一雙飛下不旬日僧孫果拜家院
小兒唐盧莊道才六擢第爲河濟心苦節裴景昇爲尉基
光尉太常請職男小見甫亮日千里無
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清心苦懺仙西漢掾屬爲南
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敍勸昌尉上疏言事
不用遂棄官一朝攜妻子去歲不獨飽渭南尉柳公綽發
九汎不知所終人傳以爲仙歲歉不敢獨飽
粟懸歸一尉員半千爲武涉尉歲飢勸令發粟賑貧不從
會令赴州半千開倉給飢人薛元超日令民
不能被使惠尉有六道凡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
歸一尉愧化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
爲苦須道入縣令爲畜恥役裂冠爲員爲尉奉徹審迎督
生道入判官爲餓鬼道郎駐在野役毀車設馬
裂丕冠遁至瘗爲動手同身商則任療丘尉性縣縣令丞
十餘年乃還鄉里多貧用宴會齊令丞皆勸手
尉則同身而已令問被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投金瀨水
手誰有一尉吏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

伍子胥伐楚還溧陽瀨水上欲酬初時自殺婦人以百金不知其家投金瀨水中而去唐孟郊爲溧陽尉往瀨水旁徘徊賦詩曹務多廢

明公坐 蘇珦授鄠縣尉長史李義琛謂曰鄠本多訴近日由明公而絕因指聽事曰此即明公坐也

春蘭秋菊 唐裴子餘補鄠縣尉同列李朝隱皆以文法著裴獨以詞學稱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隱優劣對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

母縫衣 孟郊爲溧陽尉有遊子吟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故坡公詩縫衣送與溧陽尉

觀筆奇妙 唐張旭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宿昔又來旭怒其繁責之老人曰視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

單言判獄 李程字表臣爲藍田尉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

上寶劍篇 郭元振初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百姓厭苦武后欲詰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嘉嘆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鎧曹參軍

擒姦摘伏 李勉爲開封尉與聯尉盧成軌並有擒姦摘伏之名

首該賞典 乾德元年以元城尉張義元爲本縣令賞捕盜

之功也天下縣尉久廢是哉復罰義元首該賞典以激勸之

清水明鑑

河北尉馬處齊水見底明鑒照心

撫姦抉隱

李勉始調開封尉汴水陸一都會號雄劇勉權姦抉隱有名

吏能第一

劉兵祐補渭尉素有吏能治第一李勤其之日子春秋少而有美名肯補自抑無爲出人上

召爲翰林

白居易調盩厔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爲翰林學士

假傳請行在

慈溪尉裴明允倜儻不群雖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請闕上書云漢虎帝時梅福爲南昌尉屢從縣道上書言炎異帝求假節傳請行在所

稱少府

李白贈瑕丘王少府別西河劉少府贈秋浦柳少府杜甫貽華陽柳少府如此則當是唐時懲尉多得少府也

材吏

殿提之名浚調義興劇號村吏

彈琴時樂

趙元亮字貞因少負志署好論辯武后稱謝不谷其高詞宜賦尉到藏非公事不言彈琴蔣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

廳日一覽

剝奉占積虛斤剔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泰古日此舊文授筆制疏之草序客默然自失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時珽溢泝

州召奉古前日此聰明府師也月持風目令示奉古不言一覽便誦千餘言奚驚曰化官四十年未嘗見此延

人非壽光尉李瑒元勳　鶩學與士能可量爲江山扶熬游學○拔校士風大與失熹記其事

廵司　監押　警邏　撥摘　桑殿直桑擇直爲永安檢群盜閱其丞貲去

進蜀中俊傑曹光實爲黎雅都巡檢太祖曰此蜀中俊傑也○驛丞　驛宰○司獄　士官

○學官學博　廣文　博士　芹泮　頖宮　槐市　師儒

道尊　官冷　苜蓿盤　師幄　鄉校　治化本源　郡

文學　州博士　縣博士　杏壇絃歌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治事齋胡瑗教授蘇湖間三十餘年弟子千餘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故天下稱湖學多秀彥爲政多適世用

明經匡衡補平原文學學者多衡經明當世少雙　師氏之教官學

端棨穫肅衣冠張九齡教授與國如臨大象勸級引翼士與于學　正身律物胡安樂除

荊南教授凡所訓教　諸生有所矜式樂賊除陳烈制共起

務明忠孝之大端說學校使諸生有依

矜式　待問撞鐘待問如撞鐘之成聲也大叩大鳴小叩小鳴

武職

錦衣　羽林　期門　禁衛　宿衛　金吾衛　侍衛　中尉

衛尉　執金吾　典禁軍　金吾將軍　虎賁中郎將

樊噲〇五府　元帥府　樞密院　法守之臣楚莊王急召太子楚法車不得至茆門天雨庭潦太子遂驅車至茆門廷理舉殳擊其馬太子泣訴請誅王曰真吾法守之臣也益爵加二級開後門出太子〇都督　上將　元戎　樞密　督將　都尉　都護

龍驤　麟振（晉貝灼）　絕少分甘　深曉兵要　落鵰都督（北齊斛律光）

矍鑠（馬伏波）　頗牧近在禁庭（羅琥）　克城稱疾（曹彬）　腹中數萬

甲兵（范仲淹）　與士卒分勞苦（吳起）　增陴繕械（唐崔安全）　娘子軍（唐平陽公

主）

都府　督府　僉府（都督僉事）　開府　督師　貴將　愛將（周威）

裨將　褊裨○首領　幕寮　參軍　幕賓　參謀　贊戎

都鑒　玉節　獸符　護軍　青油　蓮幕○外鎮　留守

統制　元帥　總戎　玉帳　金壇　元戎　元侯

偏師　服虎文　雞羽檄　鸞旂弭戈　秉鉞抗旌　提

鼓援枹　蹻蹻虎臣　拊髀頗牧　鷹揚　總治軍旅

都閫 特將 遊兵 突騎 什伍 彀騎 銳師 戍
軍 冠軍 梟騎 邏卒 候人 兵長 武旅 甲騎
中堅 偏將 牙將 部將 建牙 材官 秉鉞

虎門 將種 將子 列將 諸將 佽飛 應募 詩書元帥 郤縠 閫寄 郭子儀萬李光
弼嘗當閫寄 撫軍 唐肅宗欲以廣平王爲元子以琰爲兵馬元帥左右守日監國今之元帥撫軍也遂以異
平爲元帥 蜺旌 能節蜺旌降于太上鸞書翠袖錫在掌中 胸中甲兵 趙充國 立赤幟 趙空
壁逐韓信信令輕騎二千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佐新軍 晉使趙武以佐新軍 滅三國 蘇烈
字定方爲神丘道大總管討百濟俘其王義慈筆所滅三國皆生執其主 蹀血口庭 唐太宗日李靖以騎
三千蹀血口庭遂取定襄古來有比 築受降城 張仁愿爲朔方軍總管築三受降城絕口南寇路 降

木征燕達討清羌斬首四千級遂至河州城木征遂降授鉞唐德宗遣符山南節度以帝遣衛入必務
帝詔斬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佩印王忠嗣佩四印為隴西節度齊斧戒凡之將出必受斧於廟
半段搶哥舒翰為河西衛前將吐蕃大破過翰持半段搶當其鋒擊之右刀左猾史郢州刺史郢州卒
賞謂所部田大夫曰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袖莫皺眉畏死鷲領虎頭相者謂班超燕領虎頭飛而食
肉爲里侯佰也蚪鬚猿臂連部如才氣無雙李廣學萬人敵籍項國之爪
牙李廣斬霸陵尉上書自陳上報日將軍者國之爪牙誓清中原晉元帝祖逖為奮威將軍定江南以
逖渡江擊楫而誓日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一身都是膽雲趙不忘祖豆為祭遵將
軍對酒設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下馬作露布衞文帝修則拜受遣將
馬作露布軍布日上馬能擊賊下趙充國擊羌日當用幾人日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露布圖上方略方略

何如 霍去病願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元老壯猷 方叔 減竈 孫臏 增竈 後漢虞詡

桃席過師 趙充國信威千里 從桃席上過師 暗合孫吳 霄檄曰行師用兵之要不必係吳 而楡與之合

敵在目中 光武西征隗囂召馬援至聚米為山谷帝曰敵在目中矣 飛將 呂布 梟將 九江王布

飛將軍 李廣□□稱之 轅門二龍 烏承玼字德潤開元中與族兄子恩皆平□將軍

黃驄少年 裴果常乘驄馬白袍先陷陣時號為黃驄少年 中興銳將 馬武 大樹將軍 馮異

號眞將軍 周亞夫 草木知名 張萬扁 八陣圖 諸葛亮 八遇八克 婁師德字宗臣武后時與□戰八遇八克

雨洗天兵風霾□隗 李晟 止雪反風 王駿 揮戈反日 魯陽 刺山飛泉 李傳號貳師將軍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將門有將 楊元感求賀兵煬帝曰相門必有相將門必有將 列耀斗魁 史曆書文昌宮上將以將列耀于斗魁

歸版惟載圖籍曹彬討蜀歸輜重甚多太祖密伺之皆圖書也途甲冐火曹彬發知州

發遣自燕達始熙寧五年以燕達權發遣環慶路駐泊總管加總管出人之本司兵馬機速事中稟不及者副總得專行

副總專行熙寧判部請路

熟識機宜景德中以豨救王欽若判天雄軍兼都總管以其熟議發官行事果斷也

朕之關張狄青字漢臣京師呼斜鉄天使上嘉其材勇為涇原路兵馬副總管上欲一見之會寇逼平涼俾圖像以進上觀日朕之關張也于是有狄萬人之稱以敵萬人捴

鬼章號兒宇武之為壞慶路步軍副總管鬼章來寇兒率兵破之鬼章降

請持夏國臂神禱了厚延路副總管日夏國無人請持皆而來神宗許之

知軍兼遠高遵裕熙寧中知通遠軍兼權熙河總管與張

劉再任涇源路總管張玉鄜延劉永年並令再任玉與一子官樞密使文彥博日兩人同用而推恩不同上日玉果有戰功永年但久熟鄜延未有代之者若一緊推恩無以激勸

賜神武秘畧景祐四年以御

制神武秘畧賜總管鈐轄每得代更相授之御札授方畧趙昌言爲川峽總管太宗以蜀寇尚有殘孽命昌言安撫招討使御札數幅授以方畧就賜金器劉平授忻州團練使屬上封事言趙元昊連姻服律必爲邊患授鄜寧環慶副都總管遣中人就賜金器內贊密謀張忠獻公宣府都將請軍事奏以杖書寫機宜文字是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忝庶務夙夜懍懍直以君父之責爲己憂部分方畧劉子羽字彥修父忠與帥負定從辟以從□□置入寇圍城數匝父子相與死守部分之畧多公之謀□不能拔而去名聞河朔制除直秘閣募民爲兵劉忠顯公韐帥越辟其子子羽主管機宜方畧反佐忠顯募民爲兵卒全其城召問邊事趙高郭遵帥延安辟掌機宜文字上如其才召問邊事除集賢校理還延安

宦官

閹官　中貴　閹尹　近習　司官　宮卿　涓人　刑

臣　貂璫　中黃門　中謁者　四星　中使　內相

內宰　北司　巨璫　中涓不任事者主宮中清潔事　一心王室宦者鄭衆事和帝　軍容使唐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甲科

雲梯　奪錦標　席帽離身　獨對丹墀　臚傳　龍頭

龍標　鰲頭　曲江宴　取青紫　列名慈恩　虎榜唐歐陽詹舉進士與韓愈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數人聯第如龍如虎故稱曰龍虎榜　釋褐宋太宗始賜呂蒙正等釋褐　集英宋試進士于集英殿　新郎君唐薛逢爲巴州刺史厄于宦途蹇羸馬甚團攔新進士綴行而出左右斥令回避新郎君逢遣价語之曰莫乞相柯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泥金

喜信 新及第者以泥金帖字附家書爲報

英雄入彀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丕休中選 揚大年爲翰林學士遇待試者或曰舉士必持文衡幸于吟日相遇乞預有以敎之大年作邑捕衣而入曰丕休哉大年果知貢舉作文凡用丕休哉者背中

淡墨 進士榜用黃被因張以淡墨毡書禮部貢院四字于榜首

染柳 李固行古柳下問彈指聲曰吾柳神也用柳汁染子衣夾得藍袍後當以囊祀我果及第

綵紙籤 裴思謙及第以紅箋名紙數十蒲平來里賦詩當時號風流藪擇平康妓女所居

夢項 劉沉赴省試夢人砍落頭心甚恐之解者曰砍都頭留頃在得第二人果第二及第

日中花榜 大中以來禮部放榜取二三人妹氏稀僻謂之邑目人亦曰花榜

玉筍班 李宗敏如貢衆所取多名士府號玉筍班

虎頭洲 求李椎夢張樂送至虎頭洲上供登第益虎榜頭名之應也

兆應芙蓉 李同言遇一老姥郎君芙蓉鏡下及第明年果中狀元有人鏡芙蓉之語姥金天神也

燒尾 士初登第必展懽晏

謂之燒尾說者謂龍躍龍門必有雷燒其尾乃化

渴睡漢 呂蒙正詩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旦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蒙正明年中甲科寄聲胡日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日待我明年第二及第果然

瓊林宴 宋太平興國入年宋白等及第賜宴瓊林苑後遂以為例

探花宴 神龍以來唐進士初會杏花園謂之探花宴以少俊者為探花使

紅綾餅餤 唐僖宗幸南內興慶池泛舟方食餅餤進士曲江有聞喜宴上令御廚依人數各賜餅餤東以紅綾盛以金合命宦官馳以賜之一時傳為盛事

聞喜宴 即曲江宴漢武所造曲江池其水西折後進士賜宴于此

題名雁塔 唐韋肇及第後于慈恩雁塔題名後人效之遂成故事

黃甲 用黃紙書升甲之人於門黃甲是口貢院設香案于庭下狀元引三甲內士人拜之禮部置黃甲于索陛淵引拜謂之拜黃甲

摘髭 韓愈寄崔立詩連年取科第若摘領下髭言取科第之易

鄉科

鶚薦　拔解　賓薦　題貢籍　登賢書　登雲　鹿鳴宴　鄉貢進士　榮捧鄉書　上公車　同袍　計偕

姑蘇會　接鸞鳳翅　天府名登（天府）南宮（會試赴南省謂之南宮南宮禮部也）

朱衣點頭（宋歐陽修知貢舉閱卷覺坐後一朱衣人點頭然後文入格）破天荒（荊州年歲惡舉人多不成名爲天荒解劉蛻以荊州解及第時號破天荒）徹棘出榜

貢監生員

貢生　明經　貢士　洛城殿試（武后天授元年二月策貢士于洛城殿）○監生　國學　太學生　○生員　秀才　茂才　措大　博士弟子

隱逸

高尚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無悶 遯世無悶
肥遯 肥遯無不利
萬夫望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棲遲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考槃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此美隱渚成考槃于澗谷之閒而不忘此樂也
不仕 終身不
不見 非時不見
上世人 上世高尚之人也請從上世人
處子 處士也堂堂處子
蓬蒿人 隱士也寧訪蓬蒿人
海客 湖海放逸之客也海客去已久誰人淵沉寘
江海人 隱淪也時邀江海人
箕潁客 隱者也足明箕潁客
周年漢日 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
因濼壑 懷璞玦而就堰塵抱積乾而困濟壑
洗耳 堯時有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以告巢父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巢父牽牛飲水乃驅牛還上流飲之焉
著書 老子見周之衰乃去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乃述道德經上下篇
四皓 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

遯肆肆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出以待天下定

六逸

李白客任拔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閑酒居祖徠山日沉飲號竹溪逸士

賣藥

後漢韓康字伯休賣藥不二價長安女子就買伯休就價不移女子曰君乃韓伯休耶何不二價康且惡其名聞乃遁禰陵山達徵不至竟不徵出

往來屑屑

王良病歸就徵過友人友人不肯見曰有忠言許謀當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與也

築土自閉

後漢袁宏散髮絕世秋拔探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因周築土于庭以為房室自屬納食且于室中東肩拜母母思宏時往祝之母去扆掩閉兄弟妻子真得見焉

世推高節

温韜國薛嵩為之朝接太俞丞一謝嵩卿去屏處郊野世推其高節

隱王屋山

温造氣盛少所降居不書為吏羅王屋山入號其居日與士墅

樓白鹿山

鄧世隆洛陽平於命變姓名號隱玄先朱樓白鹿山

遁舍嵩山

林如嶼弟巷容方建威雞作巷老遁舍嵩山

七松處士

鄭蒸蓊再卯禮部舉引爽峻士顏既老號所居為匿岩號

七松處士

醉吟先生 白居易于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

隨駕隱士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松菊主人 韋表微為監察御史裴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持鏡擿白冒遊少年閒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東皐子 王績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閒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五柳先生 陶潛少懷高尚嘗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遂解印綬而去賦歸去來辭宅邊有五柳自號五柳先生

寧為生龜 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歲矣今巾箱而藏之廟堂之上

此龜寧生而掉尾塗中耳

寧為孤豚 齊宣王以千金之幣迎莊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蒭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焉

因藥喻意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巳始就桓公有人餉桓藥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草名小草何一物而二稱謝未答時郝隆在坐答曰此甚為易解處則遠志出則小草謝甚有愧色

畫牛喻意 陶弘景梁武屢聘不出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回軒巷 張志和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遊以其門隘為買地大其閭號為回軒巷云

居百丈山 蕭希甫王鎔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懸逸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為魏州推官

逍遙先生 鄭遨見天下亂已有拂衣還去之意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遙先生

膏肓痼疾

田游巖屢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曰先生比佳否巖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喚鐵

隱士高休居太白山上有白雲亭客至則擊片鐵其聲清遠山中鳥獸聞之羣集亭下以爲號號爲喚鐵云

富春山

嚴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帝即位物色訪之齊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釣於富春山焉

靜坐茅齋

袁舊須徙倦退不樂仕後召爲司直項不欲就辟因賦詩以見志云新築沙堤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脾只道爲官好今日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根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梧桐仔細看

韞居春塢

宋刁約與歐陽修在館閣修禮書後直史館恬然有山林志掛冠而歸築室潤州號韞春塢日游息其中常自日人生貴適志而已兄使吾曉留臺省登若今得義無拘之樂哉

冥鴻避徼

嚴子陵釣臺詩甚多其范仲淹謫官過題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成三十六雲臺會叙釣臺高揚子曰鴻飛冥冥弋人射獵之夫何與焉竊不能思慕也就盼善人能遁面逖

人不能傷也

希夷先生 陳摶少時入武當山辟穀鍊氣二十餘年後居華山雲臺觀周世宗召至禁中賜號白雲先生常乘白驢入汴聞趙太祖登極大笑曰天下定矣太宗時召至以野服見賜號希夷先生

林泉高蹈 末馮良為尉時奉檄書迎督郵慨然恥在厮役因毀車殺馬裂冠往從姜撫學道十年還鄉遂高蹈林泉著吟自適時人罕得見之

採藥武安 漢臺修隱于武安鬻士為居採藥為樂

裴葛長遊 晉郭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勝景則彌旬忘返父母終喪不敢遊名山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食王導召至七年未嘗出入復遯歸臨安結廬山中後人罕逢之矣

和靖處士 林逋少孤刻意為學孤峭沉淡居西湖二十餘年足未嘗履城市後謚為和靖先生

草堂居士 魏野眞宗屢詔不起自號草堂居士嘗有詩曰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

蘇門嘯 阮籍蘇門遇孫登與之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皆不應乃長嘯而退

方外司馬 王叔明仕齊為并州長史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登山臨水以談燕為事人謂之方

外司馬嘗賦詩曰日落聽歸去魚鳥見留連

東山高臥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以公輔期之士大夫王敏相謂曰謝安石高臥不起其如蒼生何

北山移文

周顒初隱鍾山立隱舍惡太學博士孔稚圭作北山移文

吳市門卒

時王莽專政梅福一朝棄妻子而去後有見于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

居高視下

延陵季子遊于齊見遺金于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貌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詳姓字哉

黃耆子

楚王遣使聘陸通其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于是夫負釜甑妻戴維器游諸名山食桂檻寶黃耆子隱蜀峨眉山

無天地

盧遨遊玄闕往北海至業藪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梟頂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遨慢然而下其臂遨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遨少好遊背群離黨覩于六合之外夫子可與遊爲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

畏之野北息乎沈黙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沈流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漫遊于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遨仰觀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哉

浮游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中常侍曹節秉政欲得名賢以弭己謗下是聘召姜肱肱曰吾以虛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呂哉乘桴浮海莫知其所之焉

折芰爲坐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

五噫歌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居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相泣

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流[illegible]而過之植枝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鼓琴讀易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住下汲郡北山土窟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喜怒時將出入人間所經家

設豕食者一無所辨去皆舍去

竹中高士

張薦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居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高士

諡為玄居

索襲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惟中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來縣味于虛漠之際兼重玄于眾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忘忽九州形居遂俗而棲心天外隸黔婁之高遠荒生之不顧茂以過也遂諡為玄居先生

人中龍

晉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曰名可聞而躬自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先生乃人中之龍也

啟閉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還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岩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

取樵若

朱百年少有高情攜妻孔氏隱會稽南山伐樵采若

剏集以樵芬置道傍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知是崇處士所袁素者躊其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焉

懷隱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責數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隱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己何關人世

桑苧翁

上元初陸羽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或不得已輒自慟哭而歸廬焉

逍遙館

開元將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雪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簷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

具體而微

醉吟先生宦遊三十載將退隱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

自知不壽

李建勳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嘗別墅于山中放意水石曰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間適耳

門無雜賓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耳